



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希拉里传

掌权美国的女人

[美] 卡尔·伯恩斯坦◎著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希拉里传

掌权美国的女人

[美] 卡尔·伯恩斯坦◎著
张岩 魏平 刘宁◎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拉里传: 掌权美国的女人 / (美) 伯恩斯坦著; 张岩, 魏平, 刘宁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4

书名原文: 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ISBN 978-7-5086-1463-2

I. 希… II. ①伯… ②张… ③魏… ④刘… III. ①经济学-研究-美国 ②克林顿, H.-传记
IV. F171.2 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2325号

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by Carl Bernstein

Copyright © 2007 by Carl Bernste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希拉里传——掌权美国的女人

XILALI ZHUAN——ZHANGQUAN MEIGUO DE NÜREN

著 者: [美] 卡尔·伯恩斯坦

译 者: 张岩 魏平 刘宁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580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09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4621

书 号: ISBN 978-7-5086-1463-2/F · 157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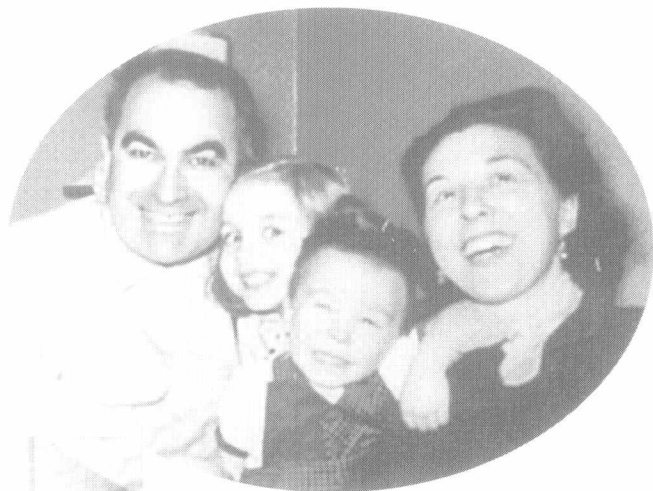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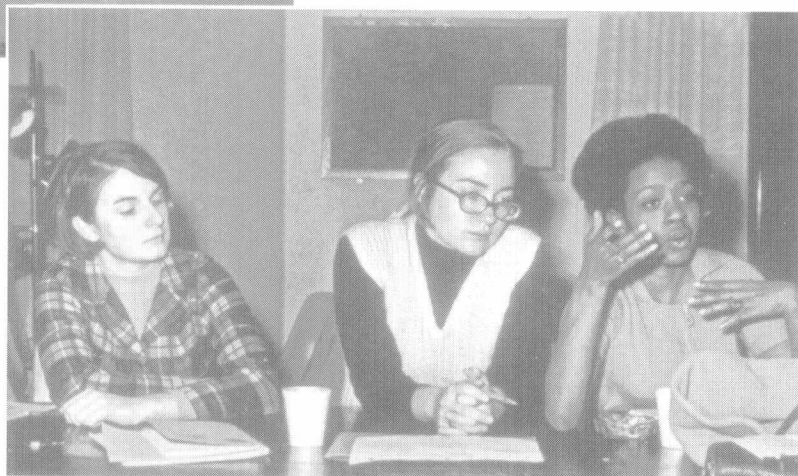
author@citicpub.com

休、多萝西、希拉里和休吉的快乐时光



希拉里和三个高中同学

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





希拉里和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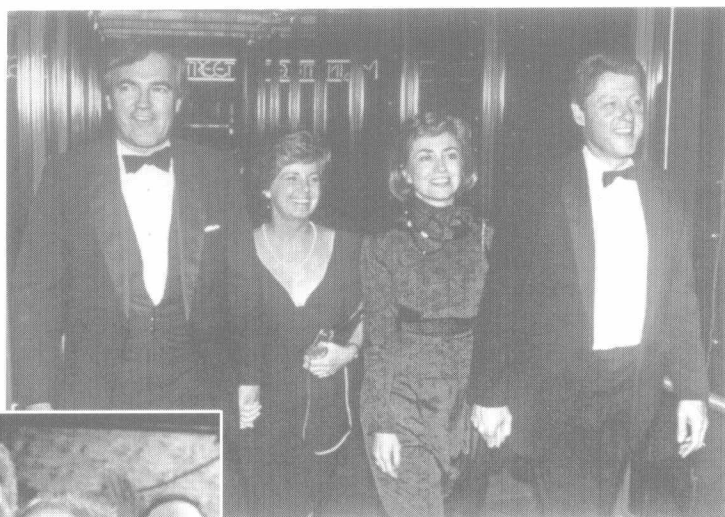


希拉里和克林顿在婚礼上，1975年10月11日



克林顿夫妇和刚出生的小切尔西在州长府邸，1980年

克林顿夫妇与福斯特夫妇，1988年



新当选总统一家



切尔西敲响了总统就职典礼上的自由钟，1993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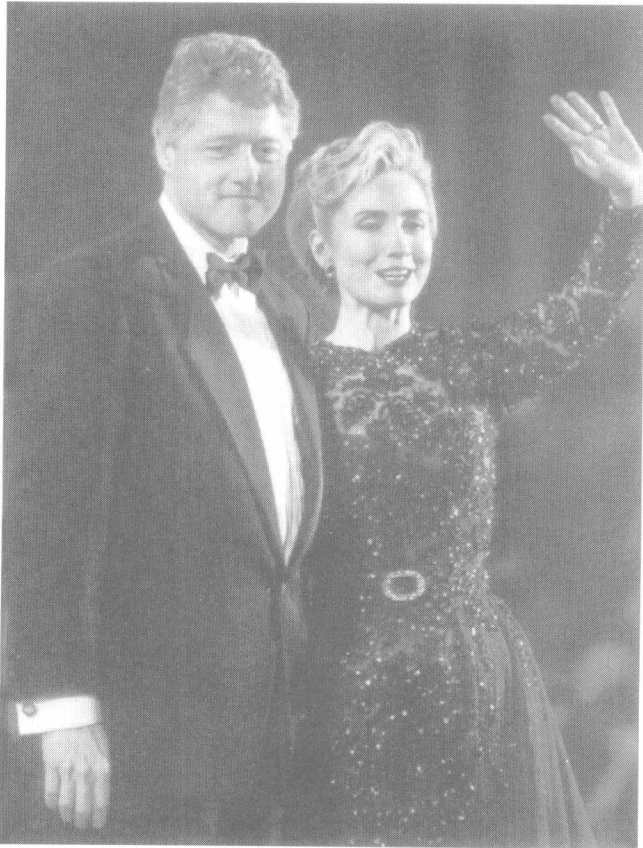
克林顿宣誓就职庆典活动上，与前来祝福的市民握手

克林顿夫妇宣誓典礼时走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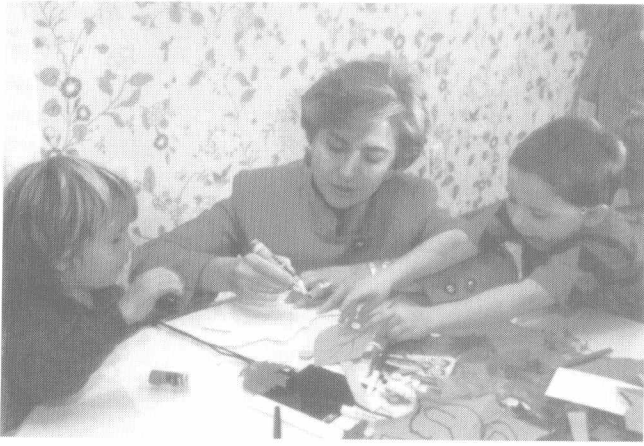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主持克林顿就职宣誓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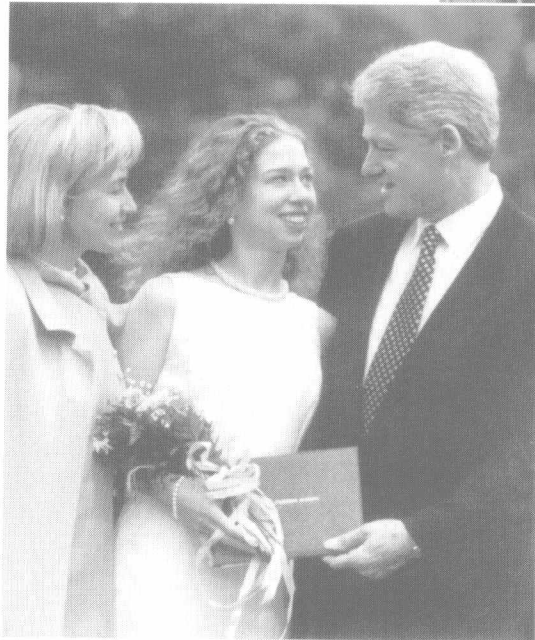


在一次就职舞会上



新上任的“第一夫人”
和孩子们在一起

在白宫里跳舞



在切尔西的高中毕业
典礼上，1997年6月6日



希拉里、切尔西和约
旦皇后努尔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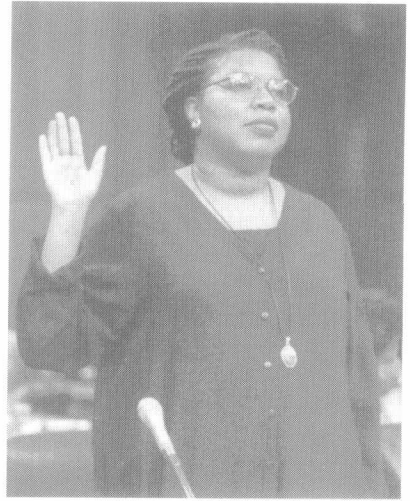
在科索沃与美国维和
部队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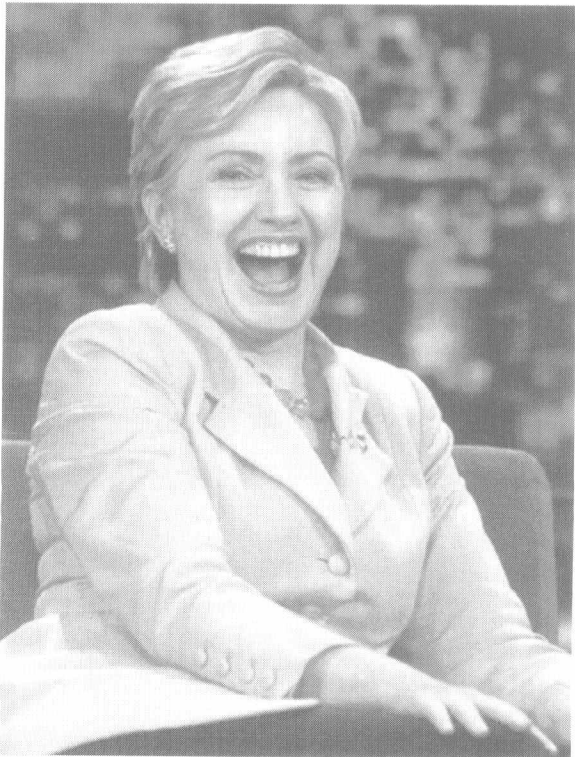
在特里莎嬷嬷孤儿院里



和切尔西在耶路撒冷的哭墙



希拉里的办公室主任
玛吉·威廉斯在“白水案”
听证会上作证



希拉里当选参议员后
出现在《今晚秀》节目上

序言 A WOMAN IN CHARGE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的言行不仅仅会影响到比尔和我的未来，也会影响到整个美国的未来。我的婚姻正摇摇欲坠，我不知道它的天平将要或应该向哪一边倾斜。

——希拉里·克林顿 《亲历历史》

1999年2月12日中午，希拉里身着款式保守的裤子、简洁的上衣，脚穿平跟鞋，面带微笑，大踏步地走进了白宫会客厅。她接下来的举动将会改变她的一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将改变美国的历史。自从1970年她遇见克林顿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对他不离不弃，陪伴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其中包括那件让全世界一片哗然的“莱温斯基事件”。从她和全美国人民听说这个名字的那天算起，一年多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日子里，她的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华盛顿也是如此。现在，希拉里就要摆脱这一切了，不过，她不是要摆脱婚姻，不是要摆脱华盛顿，也不是要摆脱民众意志对她的约束。希拉里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她就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决定自己是否要在从未生活过的纽约州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的竞选，从而使自己从第一夫人成为一名真正的公职人员。

楼下的总统办公室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身穿宽大的法官袍服，这身法官袍服是他自己设计的，衣袖绣着金边，只有在审理总统弹劾案时他才会穿上这身衣服，这无疑使得整个场面显得更加庄严肃穆。

在每位参议员面前的桌子上都摆放着一个红色的皮制文件夹，里面有对总统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的正式书面指控，当然还有等待他们填写的选票。这次表决的结果完全在人们预料之中——必须有2/3的人投赞成票才能宣布总统有罪，而只有共和党人才会投赞成票。第一条罪名45票赞成，第二条罪名50票赞成。继1868年美国第17届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后，克林顿是第一个受到美国众议院弹劾的总统，而他即将被宣告无罪。

克林顿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主要归功于总统夫人采取的行动。然而，恰恰是他们夫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他此时陷入受到众议院弹劾的尴尬处境。

7年后，比尔·克林顿开始考虑该怎样生活，而希拉里则在努力成为美国的总统。由于丈夫的不忠，她这位“第一夫人”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而在参议院的一个任期届满后，她已经成了民主党内一名颇具知名度的领袖。她是一位集各种矛盾于一体的政治家，一位与众不同的参议员和名人。她几乎统御了整个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并频繁地在媒体亮相。

2006年，她以绝对的优势再次取得参议员竞选的胜利。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她的政治观点、她敏锐的商业头脑、她的未来、她的道德观念、她的性观念、她的宗教信仰、她的外表以及她的婚姻（还在谈）。她独自一人就已经把克林顿政敌的愤怒及恐惧激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媒体的煽风点火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她从来都会毫不吝啬地满足媒体贪婪的胃口。有时，人们对她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在位总统的关注。2000年，也是那个身穿金边衣袖袍服的大法官与其同僚们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乔治·布什的当选。乔治·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是由全体选民选出，而是由司法机构确认的总统。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在竞选时向选民们保证，他要恢复白宫以前的荣耀，恢复被克林顿夫妇俩亵渎了的传统价值观念。

然而，就在这位继任者灾难深重的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极度崇拜名人的国度里，希拉里·克林顿已然成为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的人物——达到了即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黛安娜王妃、艾森豪威尔或者埃莉诺·罗斯福也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在一片喧闹嘈杂中，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激烈争论着希拉里的事，他们相互谴责甚或对骂。在国外，人们遇到一个美国人就会问：“她是什么样的人？”“你喜欢她吗？”“她会当选美国总统吗？”“她是同性恋吗？”在国内，她继续游刃有余地扮演着参议员的角色，以她的魅力打动两个阵营的同僚们；她为同党人士募集金额破纪录的基金（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竞选筹集资金）；她慰问了美驻伊部队，一边小心谨慎地对他们的任务表示支持，一边又设法撇清自己和总统签署派兵伊拉克的命令之间的关系，设法让大家忘记她曾经投过的那张促成了此行动的赞成票。

在这个过程中，比尔·克林顿成为她坚强的后盾。现在，角色出现了三百六十度大逆转，克林顿政治联盟的重心转移到了争取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希拉里一边。在将希拉里打造成为“第一女人”的工程中，克林顿一直站在幕后添砖加瓦，做她的顾问、咨询师和战略制定者。

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的那些年里，他们的朋友及同事可以清楚地看出克林

顿与希拉里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希拉里具有极强的自我发展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在感情上，他只是个刚刚从牛津学成回国的毛头小伙子。”克林顿夫妇在2001年1月20日搬离白宫时，一位身心俱疲的总统助手如是说。另一方面，希拉里参议员则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她那非同一般的适应能力——从为戈德华特助选的“戈德华特女孩”成长为自由派民主党人，从稚嫩的时尚牺牲品变为身着权力套装的老江湖，从曾苦苦挣扎的“第一夫人”变成一个实权在握的参议员。

在“莱温斯基事件”无情侵袭她的生活时，她成功转型，以快刀斩乱麻的果决摆脱了这个问题的纠缠，这是最能体现她应变天赋的事例。“希拉里做的这件事想一想都让人觉得荒谬。”一位曾在他们夫妇手下工作的助理说，“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还没有离开白宫，就打算到她从未生活过的纽约去参加参议员的竞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治顾问都会说，太荒谬了，太可笑了，简直愚不可及。她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而她的确做到了！”

事实上，尽管二十多年间新闻界一直揣测说希拉里有这样的野心，她的密友们也曾力劝她去参加竞选，但她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去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在成为第一夫人后的几年间，她一直盼望着能过上一种与学术为伍，兼顾政策倡议活动的生活，她最大的愿望也许是当上某个大学的校长或某个基金会的主席。只有那么一次，竞选公职的念头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那是1989年，当她得知丈夫自以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曾经考虑过与他离婚，然后在第二年（克林顿州长任期届满的时候）去竞选阿肯色州的州长。知情的少数人说，她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因为受了很大伤害，感到愤慨难平。不过，虽几经周折，希拉里和克林顿终于还是和好了。1991年，希拉里告诉克林顿，是他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了，他会赢得1992年的大选。

在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后，希拉里曾向她的闺中密友黛安娜·布莱尔透露，一旦入主白宫，克林顿的性冲动——多年以来她怒火和痛苦的根源——一定会因总统职位所限而有所收敛，即使不是因总统职责的庄严而心生敬畏，也会因为被关在白宫这个“金笼子”里而动弹不得。

不可避免地，弹劾的丑闻爆发之时，就像以往共同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危机和斗争一样，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才是家庭和国会战争中谁都没有说出口的开战理由，“莱温斯基事件”只是催化剂而已，如何应对总统的弹劾最真切地反映出了她所做出的选择。

葆拉·琼斯控告克林顿总统对其有性骚扰行为，此控告直接导致了莫尼卡·莱温斯基丑闻的东窗事发。克林顿在此案中的代理律师罗伯特·贝内特后来说道，琼斯事件的结果恰恰凸显了他所说的“希拉里问题”。贝内特确信，克林顿拒绝听从法律顾问明智的建议与琼斯庭外和解（琼斯声称当时克林顿不请自脱，对她意

图骚扰)，只是因为害怕希拉里生他的气并离他而去。而与总统有染的其他女人，已经与希拉里以及克林顿的总统职位纠缠在一起，无法理清了。

希拉里本能地意识到了琼斯案的危险所在，感觉其中隐藏的破坏性因子可能会进一步摧毁他们苦心经营的世界。琼斯案件开庭之前不久，希拉里曾和克林顿的前州长办公室主任贝齐·赖特通过电话，哽咽着请求她帮忙想办法阻止案件的进一步发展。但是，那个时候克林顿的政敌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案情的进展。案子在继续审理中，而克林顿夫妇的婚姻关系又一次陷入了绝境。克林顿不敢向妻子承认这件事，担心还有其他事情跟琼斯案一起浮出水面。因此，他决心赌一把，而这一次的赌注就是他的总统职位。他当初否认曾与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时，也是这样考虑的。

而那些非常了解克林顿的人都知道，这是克林顿的一贯伎俩。可以这么说，没有希拉里就没有克林顿的一切，希拉里是与克林顿的过去、现在以及他的总统职位和感情生活唯一不可分割的部分。

从他们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相识到克林顿当上阿肯色州州长，再到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的22年期间，克林顿夫妇俩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整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些共同点是他们一次次讨论、一次次完善的结果。虽然他们两个人本身具有不同的个人经历、专业知识和背景，但现在他们很清楚彼此是这条路上的唯一旅伴。虽然希拉里的智力能力远不如克林顿卓越，政治天赋也稍显愚钝，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希拉里都是克林顿的政治合伙人，他总是和她一起商讨有关政策制定、战略方针、思想观念和雄心壮志等各种意义重大的事情。

1974年夏天，希拉里应邀参加了司法部“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该调查以尼克松总统引咎辞职而告终）。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之后刚刚一周，希拉里就把自己的行李打包进一辆大众汽车，离开华盛顿到阿肯色州投奔克林顿，帮助他竞选国会议员。她又花了一年时间才下定决心嫁给他，因为她非常清楚，他从一而终的概率比他当上总统的概率还要低。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劝说过希拉里：难道她真的能够在克林顿追求仕途的时候生活在阿肯色州这个穷乡僻壤吗？难道她真的心甘情愿放弃自己成为政界新星的大好前途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克林顿的未来拴在一起吗？她这样做怎么能够获得这个女权主义盛行的时代的认同呢？希拉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我爱他。”同时，她不断提醒自己，克林顿是她及她的朋友们认识的最光彩夺目的人（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

事实证明，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婚姻有延绵不断的爱情，有旷日持久的思想和激情的冲撞，而激烈的争论就是一个个体止符。希拉里的忠告向来是克林顿处事技巧和政坛发展过程中的指针。不过，在当州长和总统期间，他偶尔也会不听从

希拉里的建议，而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这让希拉里备感受挫。

他们常用“旅途”来描述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段旅途中既有无尽的浪漫又有勃勃野心。这条路穿越了广阔的政治原野，在那里，他们意图用自己及同时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理想目标来影响、激发和鼓舞整个国家的社会意识。从他们自己及其朋友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确信，从恋爱时期开始，他们就把彼此看做是自己宇宙里最明亮的星辰。他们能量和志向的融合从来都不只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他们两个，是为了创造无限的可能。他们会重新书写美国故事。随着克林顿夫妇的政治生涯逐渐接近巅峰，他们的对手和敌人也越来越多，受到的打击也越来越大。无论是什么样的屈辱，他们都不会屈服；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危机、陷阱或者攻击，他们都兀自岿然不动；稍微软弱一点的人都无法承受那样的打击。当代美国政坛中还没有谁的旅途比他们的更充满激情、更震撼人心。

在盖棺论定将克氏旅途写进历史的那一天，相信有史家良知的修希德狄斯^①们一定会把1993~2000年这一时期描述成克林顿夫妇共同执政的时期。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1992年在新罕布什尔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自豪地提出的。不过，这种提法很快就因为在政治上不够谨慎而被收回了。当上总统之后，他就开始偷偷实施这一理念了。在接下来的8年里，它界定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基调，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根本上来说，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最基本同时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动力系统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关系紧张时就像齿轮里进了沙子，关系融洽时就像上了润滑油。这种情况是白宫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有时甚至连总统自己也不知如何处理所谓的“希拉里因素”。

姑且不论克林顿路人皆知的渔色本性，入主白宫后，尤其是在初期，克林顿所犯下的各种战略和战术上的弥天大错都跟希拉里有关。这一系列失误包括：她搞砸了的医疗制度改革，在他们执政时期一直犹如乌云罩顶的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议，还有导致共和党人在国会占据上风的种种错误和失败。另外，白宫许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称职，司法部部长连连下马而且总是找不到合适人选，希拉里所谓的商品期货交易丑闻，白宫旅行办公室资金管理丑闻，白水土地交易案调查，以及重要的参议员与众议员的离心离德——这一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咎于希拉里。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夫人亲手将丈夫的执政列车推出轨道。在执政两年后，克林顿夫妇的联合执政触礁了。第一夫人担心自己会受到指控，而且也确实面临这样的威胁。当时，总统和夫人都经历了严重的精神抑郁。在1992年克林

^① Thucydides，指历史学家。

顿宣誓就职的那一天，希拉里被当做偶像受万人景仰，而此后，她一直受到政敌的无情打击，时至今日，不仅极端右翼分子憎恨她，数以百万从来没有支持过共和党的选民也开始讨厌她了。在华盛顿，只有少数人爱戴她，更多的人则很怕她。克林顿以他惯常的逃避方式来寻求安慰，而希拉里则重新捧起《圣经》，温习童年时代学习的卫理公会教派教义，重新思考该教派创始人约翰·韦斯利所教诲的“服务”的教义：尽可能地做一切好事，尽可能地采取一切手段，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方式，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时间，尽可能地惠及一切人，尽可能地持之以恒。在整整两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所有这些努力帮助希拉里意识到，自己已别无选择，要么主动脱离白宫的权力链条，要么等着被剥夺这些权力。于是，她离开了华盛顿，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待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通过团结那里的女性来重新寻找迷失的目标，补救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她和他的重新崛起之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不过，纽特·金里奇的傲慢给他们帮了大忙。1995年，金里奇带领议员抵制总统提出的财政预算，导致了预算流产，许多政府部门因此而无法运作。（金里奇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快餐性服务的始作俑者。）1996年，克林顿在大选中成功连任，克林顿夫妇大获全胜。没有几个政治分析家能够预测到这样的结果，毕竟克林顿夫妇的开局太不利了。

1997年1月20日，克林顿第二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的“旅程”似乎又回到了正轨。这是对那些曾试图纠缠、烦扰他们的人的有力回击，同时也反映了所有美国人对克林顿夫妇政策和政见的认可。

一年后，灾难再次降临。《华盛顿邮报》及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都报道说，独立检察官在别人的劝说下重整旗鼓，又开始了总统调查工作。这一次，检察官后知后觉地发现克林顿总统曾与一名白宫实习生维持暧昧关系长达16个月之久，而总统在葆拉·琼斯案审理中否认了此事，作了伪证。由此引发的烈焰几乎吞噬了克林顿的总统宝座。但是，6天后，希拉里出现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天》节目中，并宣称作为他的妻子，她信任他，相信他“没有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女士，发生过性关系”。正是作为妻子的希拉里对他的信任挽救了他的总统职位。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她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中，向全国人民保证，那个他所谓的情人无非想要炒作一条八卦绯闻，好骗取一本畅销书写作的合同。

尽管其他所有人都不相信，但她却真的相信他的说辞，相信这一次最具毁灭性的对克林顿不忠的指责纯粹是诬蔑。在此后7个月里，希拉里都对此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他派律师来通知她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山崩地裂，因为此前他对她撒了谎——他向全美和全世界承认，他的确撒了谎。

这也许是他们两个人生活的最低谷了，而希拉里却再一次挽救了他。首先，